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卷

明 敘南張 岱著

劉大夏列傳

劉大夏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解館當留
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尋為郎大夏
明練兵務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重焉是時
汪直欲求間討安南索下安南舊贖大夏匿弗予尚
書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繫一聞西南立糜爛矣尚

書悟乃已朝錄貢道錄楊鶴開路迂迴奏請錄楊錄
江大吏謂錄楊錄江便誰不知顧廷之而待今日殆
有微意乃弗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吏規調
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留佐樞而大吏堅求補外得
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過崖山弔大忠祠及
宋慈元后陵愀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
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轉浙江左布政
廣東陳猷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吏善常稱

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母論今人即古人中亦
未易多得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遣大夏右副都
御史往治河化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洵
洵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
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縣長隄以分大岳山東水勢
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成功重費程
逾千餘有員遠甚八為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
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大夏

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
至彼國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
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願輸者米自十
石上單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
買糧必百千石單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市
牟利此法立有糧單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
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
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桑里堂后

之僅數楹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即家起
撫兩廣精心無倦盜賊衰止十五年召為兵部尚書
力辭不許既廷謝上召問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
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
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姑
數日復召問曰微歎朕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
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嘗耳他無異論即臣在
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同以萬計上曰

卿嘗言固已停止矣其他微欲可一一議而革也
於是上益察知大憂庶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
亦以材見知上常嘗朝坐金臺有宣必大憂再宣
必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憂與冊偕時虜數
犯邊而太監苗達嘗撫虜營有寇獲上畧之密謀
令帥師撫虜問大憂對曰臣任廣不知然問之從征
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
之則無此類也上曰太宗所以屢得志於虜對曰

陛下神武固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
其時洪國公小達節制禁師十萬柰何易言之戴珊
亦從傍贊決 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為所誤刑部尚
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
司持法仕怨以思歸 上未足深怒 上竟允珪請
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鄉者臣但言民
窮而卒窮殆甚 上曰在衛有月報征戍有行報何
乃窮甚對曰江南因轉漕江北因京操它困又不止

此且月報行報半與其帥共之 上歎息曰朕在位
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
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干幼請告有
欲與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問
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為也然未有罪今
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為疏獎其先世之忠
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
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

定操卒萬人運之鎮以為兩衛而束兵納之密雲薊
州以為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患失兵造飛語
搢之宮中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
此曹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之大夏
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安總兵三
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
祖宗未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庶如鄧原秀秀
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修清寧宮有旨下部役

軍萬餘人大憂請減十之五督工者訴上上令內閣擬旨詰責劉健曰愛惜軍力司馬職也劉尚書擬請老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因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上欣然如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啟朕大憂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汝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汝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科封墨物陛下宜遠法帝王近

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四司閣臣如用指帖上
下俱有獎 上稱善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責
人 上命大憂偕大憂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
外臣所興聞 上曰豈要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幸
命大憂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尚璋恃夙貴
耻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憂不至即奏
奏大憂曰如前肯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
謂肯既而璋果不來大憂與陳寬等奏上 上切責

璋示若違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
政詳矣而不改御馬監先祿寺者何夫弊莫甚于此
二曹大夏曰 上悲之幸甚在歇斯而力行之外亡
何特勅兵部同臺省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
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
才足任難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
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
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

寔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彼復稱其鄉人某甚不
合朕意後知之乃却御史劾字也字竟以媚逆獲敗
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益信大夏與戴珊一日
召對良久曰迷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
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授之曰小佐爾庶且屬
毋違謝恐他人或欲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見次日諭大夏朕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
糾汝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 上每召大夏入御

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山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大
夏對以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宗振大夏出宗且
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
曰 聖上天性聰明宗於政事外未嘗輕毀譽人某
今日求退 上曰李宗亦贊卿某於老太監踪跡疎
遠何以得此宗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宗何敢蔽賢
未幾 上崩 武宗立 上少而從左右為俠游幾
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睦乞骸骨大夏

歸而逆瑾亂政修大夏却剝宇又微聞造膝事衛之
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造費十二於
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提騎逮之官較
至華容大夏方鋤菜園中較曰孰為劉尚書宅者大
夏指其竹屋曰汝欲捕之耶即偕入即入就捕乃故
鋤菜者也大夏以蠶蔬食官較持數百錢騎小頭口
與往較驚曰老尚書何簡易若足大夏曰此甚易事
即杖死十餘錢買菜可菜笑至則下廷鞠欲坐以激

變死中外職不職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瘠不反
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
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滸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
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來陽特居內閣首婉
解之又瑾使人詢大夏家寔貧始末戍甘肅衛命下
覓載驢半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焚香罷市父老涕泣
携筐餽餉之既至上伍如平人平帥驚問曰平常
逐操耳平帥跪曰相公請返舍毋勞因復作壽藏為

終計初大夏就逮時四方知舊欲鳴賂以解大夏固
辭即死累一身耳賂以解累平生笑既居肅有故所
舉武帥二人齎金助皆力卻之曰及其老也戒之在
得居二年宗室反者真錡平得赦歸又二年瑾誅以
原官致仕言官交薦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
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為教睦耕稍贏即以貸子姻
族天下猶以共存亡為重輕居數年卒壽八十一贈
太保謚忠宣

石匱書曰大臣者吾必以王端殺為巨擘焉次則劉忠宣孜孜為國知無不言者王端毅也孜孜為國知無不為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時之容二公者也

又曰鬼神之事誠亦有之余見華容人言天順會場火有三神人推忠宣出棘牆外忠宣方裸踰牆出又有神人授之衣其後先報以吉凶事忠宣卒用至大官抑夫神之所助者德也三神人者華容東山之神

忠宣子孫緒衍盛於詩書其歲時伏腊祀三華容神
者至今不絕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六

明 鈕而張 岱著

秦絃余子俊倪岳列傳

秦絃山東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官雲南道御史有風
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其賢起知雄縣
禁中官捕獵被誣幾不免縣民數千挈登聞鼓訟冤
釋之調知谷縣日與將官講兵料虜巡撫都御史徐
廷璋薦陞葭州知州調秦州以銀歸民歲災留成化

初擢鞏昌知府紘所至公廉有威吏民畏愛累遷都御史巡撫宣所成化十九年秋虜人入大同總兵許寧不能禦上命宣府總兵周玉將二千馳赴之初紘與太監簡頤共防守叅將白金帥兵二千出駐柴溝堡紘乃亦出二千人躬環甲冑與玉合擊虜盡奔追復使都指揮成等按伏順聖門虜悉棄輓仗走居數日虜復入興寧紘復使都指揮澄等分兵三部與頤等率兵一千居中與虜戰數十合虜委所掠去

追至常梁虜騎四百餘突至復力戰卻之虜駐山北
絃軍駐山南又明日虜復數突關至暮悉奔去當是
時虜入大同長驅順聖門大掠而北許寧既不能禦
復以捷聞絃所斬獲雖不多京師聞捷真欣然歸功
絃典王以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秦府檄尉橫苦民捕
論不貸秦王廷入奏絃連下詔獄命內臣尚有籍絃
家黃絹一疋故衣數事而已有太息以聞上嗟嘆
良久曰絃官不小貧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

撫河南會汪直以事至絃與抗禮直亦不敢有他而
絃更密奏直多帶旗尉驛驛即縣直遂上問何省
撫臣賢者直知絃有奏首稱絃上出疏示直：頓
首伏地口口不置上遂遷絃戶部侍郎而直以此
益見信於上吏部尚書尹旻坐罪敗凡山東人仕
於朝者無賢否皆為譽堂側目絃亦以旻卿人被劾
降為廣西叅議弘治初以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瀧
中後山賊為患有年絃調漢達軍命按察使陶魯討

平之復克田州海南黎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縱貪
不法竊列奏其狀景逮獄褫爵逮賊巨萬景挾賊訖
從內降首冀賊前賊因撫誣絃他事命錦衣逮訊
尉至絃視事自若既處治兵食軍務從容就道戎容
駟從略不貶損既出嶺因首就繫謂旗尉曰絃非敢
違朝旨自尊大也西廣總制軍民要免糖承仰奉運
就拘繫恐損國體或輕逆心今則出嶺真因人失既
至臺諫交章論救吏部尚書王恕亦力言之改戶部

尚書十一年致仕十四年以邊警起用尚書兼都御史總制固原等處軍務推演古法造兵車火器已修豫狂石硤口毀峯臺三城甃金佛硤海子口七堡以絕虜道其明年勅總制三邊修邊關腹裏城堡關隘萬四千一百九處所創崖三千七百餘里拓固原外城奏移批驗所鹽食其處商賈雲集物貨流通荒稀邊城遂為壯鎮乃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材彬彬焉正德初劉瑾革總制召遷致仕家居十八年年

八十卒贈少保謚褒毅絃歷官四十斗位至孤卿居
僅蔽風雨安茅茨美步飯身從子孫貧不能存楊一
清璉絃官後行履遺城歎曰秦公之吏其所治遺雖
古名將何以過之初絃致仕時安弟楊璉依絃居絃
卒璉遂紀綱其家家奴丁玉首怨璉出絃總制時所
遺鐵鏡告璉松用軍器并誣他不法事時劉瑾用事
歸罪於絃復命籍絃家刑科給事中張九叙御史徐
敬等望風劾絃璉復詰責九叙敬言絃晚而前御史

朱欽以常給絃官夫亦連問之有司承行者人罰米百石

余子俊青神人父祥為戶部郎中歷官廉介為於故舊嘗歸里過眉眉人飲之酒祥遲行墜傍者三主人訝問曰亡友之骨也客死而歸之子俊沉歎獨重聞敏有畧以崇泰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有兩貴家訟曰子俊往聽之其一乃以地名同其姓子俊曰然則張家灣張產耶卒為直之歷知西安府兩

安故副府兼遼事旁午子俊酬酢治辦六斗為關中
冠賜勅旌異成化三年命三品以上堂上官各舉劾
知子俊以薦擢右叅政督三邊軍餉遂遷右布政使
轉浙江左布政使會西夏有警廷議子俊若陝久直
用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
套之屯不出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軍馬子俊疏
言陝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也三邊惟延慶於內地
為近國初遼虜黃河之外正統初歲始渡河來犯遼

境建議者請於沿邊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
開創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墩延袤千二
百里屯軍積糧扼虜入寇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
墩臺瞭望虜或內闕即舉烟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
順以來虜知我東而諸邊據險難窺同往延慶一帶
無險阻可馳突屢來犯邊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處
自是虜顧居內我及屯外遂至遣將聚兵以為虜備
此時帑銀艱乏費且萬萬計今屯宿重兵備木罕息

臣愚謂英若於沿途墩臺空缺處築為遊塙高山陡
崖準其形勢或刺武果武極為整溝度如城高每二
三里許連比為敵臺崖皆不絕築短塙其中空橫一
斜斜若偃月狀以避射偵敵詔如其言於是自清衣
營之紫城皆至牢要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餘里
凡為墩堡塙崖皆八百有奇其始築時恐謗紛如
子使執之不移竟以成功又移定邊安邊二營於近
地以就陰利新收省將輸榆林故無衛正統中列戍

調軍至成化初未具子俊請取通兵當司及謫戍南
土者之子孫以益之立武學開屯田教遺人樹藝種
植法外時巡省平十百畝成具自是歲熟入數萬石
瓜菜蔬菓等於內地沿邊數十戶屹成巨鎮保障陝
西與寧夏甘肅並席相顧蓋指去蓋足特馬文升以
左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而羅山徐廷璋以副都御史
巡撫寧夏文升有名於足廷璋亦浚濠築營繕治亭
障邊人謂關中三副御史云子俊又請大同游兵倍

朔州山西游兵協戍溝營宣府游兵有警調用要令
虜不得入河套其法至今行之以功轉右都御史移
鎮陝西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每治輒數子俊鑿山
開導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脩餽餉
奏免氓兆河三衛之戍南方者禹有奇易置南北更
戍六千有奇以其所易置者分戍胡盧峽豫旺城設
平虜鎮戍二千戶所領之氓盡作亂克其四族斬首
四百餘級捷聞賜勅獎勵召拜兵部尚書陞從一品

祿加太子少保賜金馬璫帶文綺麒麟服巡撫遼東
却御史陳誠布汪直意謂征建州女直夷下兵卻議
子俊言禦戎之道宜先守脩建州遼衛祖宗羈縻而
已不深治也今其首伏當伽罪狀未著征之失祖宗
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和制相機戢守可爾而汪直
已先言上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誠提督軍務直
為監督得便宜生殺陞賞矣建州之謀起自陳誠而
王越亦幾與其役至是疑于俊阻之乃言本朝未有

軍職卽制文職者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
自薦而子俊惡越關違言命出聖斷不可復移復枉
論誠改募失利之故宜真重法 上詰問兵部臣子
俊奏曰臣獨爲之與他臣無與 上亦罷貴州守臣
言播州苗作賊請調兵會勦子俊謂變在四川請出
貴州治要功也因極論此特天特地利皆不可與兵
狀乃已以母喪歸十九年服除召改戶部尚書明年
虜寇大同宣府帝命兼副都御史總贊軍務報儲

予俊恭古製造車八百餘輛餼糧得自貴谷械得燕
設有曰虎尾砲者置之車箱角柱之上隨向可移擊
有曰將軍砲者置車箱中俟虜衝突酌量擊之用鹿
角小樺桶塞車空處以逸待勞制度精巧因疏言自
古命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
可臣觀大同宣府山川平曠門庭之砲車戰為宜大
率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兵五千人駕拽
行則縱以為車止則橫以為營虜賊對壘彼用弓矢

百步擊我用鎗砲且有威勢三倍如相持過久彼將
分掠我則出兵或過其驕橫或尾其情歸運有足之
城策不餉之馬此萬年守遼簡易之策也因上兵車
營圖說上可之虜引去上遣鄒衣百戶以特羊
上尊往勞師還加太子太保以星受上言請止土木
祈禱以節財用重監法毋以羨餘賜權貴禁貴作奢
民田罷中官之用事於外者後命兼總大同宣府軍
總兵而下一聽節制予優以修築並堵為急乞以所

舉於廷緩者推而行之詔可然以工力責逆臣閹竇
付科道于俊受成而已不能如曩時之精辦矣遂有
言于俊修造糜費者上改于俊左都御史專鎮大
同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科道官往勘謙受鎮守太監
常敬諧言遂奏于俊在遼未及二年費官銀百五十
萬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云公用糜賊病民亦自難
免下戶工二部會議覆上責于俊偏卡耗廢率太
于太保令致仕未踰年仍召為兵部尚書復太子太

保憲宗崩力求去不許弘治初復三上疏 上遣醫

賜羊酒復視事上言馭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以

公義不以私恩以杜近戚布恩濫爵之漸因乞骸骨

不許臨書猶劄奏稿陳湖廣四川弭災禦盜之策再

遣醫視疾弗瘳 上聞訃輟朝賜殯命有司給官欵

其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肅敏于俊而重外斷勤

於職事凡有文移皆手起稿或時對客猶沉吟不休

與客談時務反覆曲折必欲實見諸行一生外宦皆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系家儀列傳

一

鳳鳴堂

在西北邊而於閨中歲久功多在延緩尤著雅以修
邊牆脩虜為急忌者阻之竟不底績嘗語人曰人臣
事君隨事盡力即近小亦當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
謀國遇大利害宜身任慎勿養交市恩遠怨自全第
子家舉進士授官子俊教之曰惟誠動物積久自能
消偽又曰立身貴剛然亦不可使人畏不敢近世以
為名言子真以蔭累郅沅衛同知忤劉瑾改而孫承
勛承業皆舉進士承勛官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

倪岳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累官至南京禮部
尚書奉命祀北嶽夫人姚氏夢緋袍神入室生于固
名岳岳懷佛異凡兒天順元年舉進士入翰林為編
修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
害無不詣暢每大廷集議岳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
古典軍國重計多岳裁定岳又長於奏議一寫十言
奏容皂連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弘治
元年茂陵升祔孝懷太后將祔享詔廷臣議禮言

人人殊岳言罔朝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
視周之后稷 太宗視周文武百世不祧 懿宗而
下以次迭遷今 憲宗祔祔則 懿宗神主當祧宜
於 太廟寢殿之後畧仿夾室之制別建一殿殿九
室以藏祧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祧主乃居舊位以應
古祫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教中呂舞大濩以
享先妣謂姜源也帝嘗之妣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
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別廟章獻章懿俱建

奉憲殿奉饗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為一廟歲時祭
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從之時耿裕為尚書岳為侍郎
裕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岳每見岳疏輒稱善禮
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
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之後其立身不
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
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
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

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守嶺南
內臣常春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岳力言南海
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裕為尚
書內臣常春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抗言領
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偽上初登大位首列諫言
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群聽
上從之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
南兵部恭質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二十

八事十二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岳才學識量優於經
濟於諸卿中惟推遜焉文升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
先是弘治六年文升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代朝北
嶽乃在京南岳言北嶽恆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
餘年不可輒改 上下禮官議曰金世宗時議者以
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
山之西度齊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木室據都改嶽岳
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諡文毅岳奏議多不採錄

其論西北修造事狀畧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
寧羅忽訛加思蘭大為逆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
肥易以芟割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以守禦是以轄
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
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共入寇之所迤東
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
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十里近者不下數
十百里沿途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仇者

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
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
於我者衣食自慙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
無去志虜勢不輯進患不寧上屋廟慮遠將徂征衆
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戎馬外而歸戎安行以迄乃
析圭僭爵優游朝行犂帛與金充牣松室且其軍旅
一動輒報捷音賜予賚施官爵輕校殺傷戎士卒悉
戎弗聞擬拾彼吞紙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

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為言未嘗
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為解考其功籍所載實格所加
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推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
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
深非細故也況大京營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反
陳逆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
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塞以乘天威且延綏遠也
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遠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

喻此無階楫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以宣府出兵
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
既遠往返不達人心厭於轉移馬力能於奔轅况敵
東擊而虜人奸態恃虛批吭兵家興策精銳既盡而
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
敵遠近坐困謂為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
先今延綏之北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
山西河南之民任難芻稅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

里夫運而妻供父稅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
而至也求易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逆賊自已虜笑他
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齋輕齋不足又有預徵嗚
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
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易粟以補官然嫗權貴私
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投之而倉庾無非合之入又令
民輸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托者率占虛名而鬻
之而商賈則費倍蓰之利官給日鹽鹽法日沮而邊

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逋者歲為累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糧於逋者歲亦不下數十萬累日積而多則累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累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后之時一日之數八米一斗馬草一米迤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供給哉而典守

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凡有經歷之方悉
間支給之數皆公營私固上病下莫此為甚由是觀
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散而無養之之寔徒
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能分憂盡心效力乎株之
連白蔡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
之見者率謂侵受降之故陰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
之救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
之廢棄已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為

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
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戎倖爲遁逃潛肆邀伏
或抄掠於前蹕輦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
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殺威大
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
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一空逆
陸永清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
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未危履險

徵倖萬一運報速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
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鄣巨無際既無城廓之居亦
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
挽我困憊虜因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
勝之機踏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
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朵顏之徒采勝而西逐平河
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
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頃壞遺孽難盡遏

粟益多是米何知誠為無粟甚者至謂昔以來勝不
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
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可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
於天於祖宗不可忍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
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種於關陝
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抹此定寡
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寧不可移中是乙非卒
莫能令成功既詳高故矣取烏臣所尤不滿者徒以

書生典兵謂詢謀為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為
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
復西戎既為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
夷復倡降降之說以起衆而示怯逆者中制外之權
昧以大字小之體推足以徃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
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特望臍之
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
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其致功也

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候
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
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定屯曰復漕
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共論邊漕各曰今關陝所需
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
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
鹽船米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
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

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
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災害
萬萬也況今河道常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
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
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邈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
連涇河可通慶陽又能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安
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商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
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

可立倉以協例運某處可造船以脩裝運於塞悉加
渠漕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
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
笑

石匱書曰古之遊鄙諸臣其經畫造務如理家事其
稽覈萬幾如數家物其條陳利害如寫家書其詔諭
屬吏如囑付家之子弟婢僕惻惻款款動中機且以
之料敵如指掌焉秦絃余于倪倪岳之等遊諸疏具

在三百斗疆場之弊有不洞若觀火乎後之任事者
憤憤如門外漢妄欲料人家事無繇已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七

明 鈺南張 岱著

戴開耿張周奎列傳

戴珊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拜御史督學
南畿還陝西按察使歷陞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治鄭
陽諸府豪右多竄流聚為利珊刻日聽自首民所聞
曰多匿稅計償所費而後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為營
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掠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

罪莫敢發冊合湖陝兵誅其首惡散其脅從千餘人
事遂定弘治四年召入為刑部侍郎與尚書何喬新
彭韶為僚友協力同心敢諫諫獄一特稱人望馬九
年陞刑部尚書十三年進~~為~~都御史益振風紀時
孝宗親鞠大獄諸司悚震冊從容開析 天威頓霽
十八年正月召尚書劉大夏并冊白議政事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賜大夏及冊曰朕知卿等庶
故有是賜嗣是毋召對宣室接膝白晝至夜分始退

屢以疾引必優詔勉留若家人父子珊感泣上亦
為動容一日珊秋態尚書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
一客死吳郡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主上獨不
為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劉大夏議事畢因問珊病
大夏言珊久病乞休本出寔情乞憐允上曰渠情
即乎大夏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
聽令臣見陛下日為彼違情悃上曰主人留客
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

珊亦何惡念朕已法然省父之大畏出以 上語告
珊珊泣曰珊死此官笑十八年卒於位贈太子太保
諡恭簡

閔珪浙之烏程人少讀書於廟房之東樞震雷折棘
偶出席而碎其几登天順甲申進士授山東道御史
屢劾大臣之不法者罷之成化九年擢廣東按察使
南雄南安二郡治民爭田不決乃會勘時衆怒激呼
為變或勸珪少避珪不動徐為處決令下兩境胥悅

散去新會民肅聚山谷為亂諭以義貸共逋負遂安
堵如故二十一年南贛盜起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江西至則舉廉然貧勸賑薄賦且疏盜賊之作
皆巨室為之數事露首必連坐仍革豪右橫取之弊
巨室多不悅會故人李汝省得幸因言廷不勝任左
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復都御史巡撫畿甸元年進
刑部右侍郎三年改左四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番禺龍水間倭獍相繼為亂討平之安南使臣奏入

貢道憑祥龍州報為所梗詔下處分珪曰是亦各有
罪焉乃行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毋得阻貢物二
夷爭遂息在西廣通行鹽之地而軍儲以濟立定順
長官司而蠻人不為變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
左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太保珪因進年間刑比例
繁滋奉旨與刑部箋纂摘要共若干條上之遂著為
例十三年遷北大司寇珪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
麗情法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有功大理少卿

吳一貫坐以重罪會天祥戍死 孝宗大怒親判於
廷欲置一貫大辟珪與戴瑄爭曰一貫推按不實罪
當徒 上怒不解又諍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
官宣府達故入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欲張大以
為功珪讞罪止道明餘悉縱之正德初逆瑾用事遂
請老加少保求暉以歸卒年八十有二贈太保
謚莊懿

耿裕

平定州人見本州志

盧氏縣人父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裕登

景泰甲戌榜進士改庶吉士而予授戶科給事中尋
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惠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裕以例
改翰林院簡討請惠以建言斥為江西布政使裕亦
判官泗州清惠裕居喪服闋補判定州裕列清要一
世被斥於外人皆為不平裕至州孜孜訪求民瘼而
州患政被於人者甚多成化乙酉朝廷知裕無罪召
還復簡討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
己丑陞國子監司業十二年陞祭酒裕在雍條數展

明恩威並濟熙熙年幼入園讀書者祗忠其難教取
所當習讀者輯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持至御前
上嘉嘆之尋擢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丙午進吏部
尚書忤首相萬安妖人李孜省改南京禮部尚書丁
未孝宗即位轉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弘治戊
申召入為禮部尚書癸丑仍為冢宰裕祿任同侍郎
倪岳上寅畏天戒七事切中特難上嘉納之崇王
乞詣京師朝賀勅諸臣策議裕言王雖至親於制不

宜況茲飢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上從之西
夷貢師子祿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
非由故貢道宜卻之使亦從之後再掌銓曹感上
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必當其使達無遺賢裕為
人坦夷公平常以閑輔飢代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
賑卹還朝上陳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關宗社會
議於朝必持公道不肯徇人及舉人才一米公論退
居獨處無敢以私物饋送者至老下營產業不治居

第儉約素樸頗有父風甲寅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
祿大夫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御史
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廉介端貞莫如王翔公直
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物莫如耿裕特謂知人

張教華安福人父洪正統中興土木之難教華自為
兇時社廟為崇華群祀斬代之崇已上八異焉景泰
中錄死事後歷入太學天順七年應會試舉場火士
子奔亂教華與戴冊倪岳獨見一朱衣人啟門出之

明年試舉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當散館與劉大夏
獨願就部曹以同當世之務授兵部平駕司主事陞
員外郎即中書奉使道過盜劫其囊得七金而已使
隸市內屠告隸易金坐客詰屠曰何知非相公金屠
曰相公雅用俸金無惡金也陞浙江右叅議藍溫處
二州報課時景寧礦盜起鎮巡議勦教革榜示招撫
從數拾人曉諭之皆聽命因斬其魁首十餘人陞叅
政遷右布政皆在浙中凡居浙十餘年不求赫赫聲

而境內大治弘治元年擢湖廣布政使歲飢給粟散
粥藥病捨勞高值米商平詞告罷出官幾修學宮編
後軍民籍為甲伍使資儲直以業餓者任滿籍羨金
二萬餘悉貯官庫四年南京給事中仰誠等言數年
與布政劉大長秦氏悅妻譙徐恪按察使魏富恭政
李憲副使羅璟林俊等皆存心清謹制行公勤乞加
擢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尋以母喪還朝闕起
巡撫山西如故時山西連歲凶旱教革上疏曰今山

西水旱為災倉廩匱乏臣獲任以來日夜憂畏千慮
萬思莫得其術竊見解州鹽池土生不窮惟資人力
不假煎焚此天產也若通以舟楫可濟天下今河東
運司歲課四十二萬引其餘官既不取又不濟民天
生大利以興三晉之人妻之無用良為可惜莫如於
四十二萬引之外歲委勦能官員別撈三十萬引出
場依時變價為預脩之用蓄積無過此者從言天下
之物徵所有則易供徵所無則難辦山西陰阻一隅

舟楫不通張物少聚地利所出粟方豆而已大同運
餉故取給太原平陽每米一石折銀一兩草一束折
銀五分運解至彼召商上納米可四之草可二之徵
民甚苛利尚不貲非所以為便也請州縣道路平衍
在腹裏者從其稅運木色其餘崎嶇銀於轉徙別與
斟酌價值皆從之八年改巡撫陝西特選民愁困逃
亡田荒不治居民代賦甚苦徵率請酌五年為期有
人佃種則輕其賦無者量給見在人戶暫為代納又

請開鹽引茶斤并納草納米之途以廣儲積還入賴
馬終南山有妖僧張金峯者聚徒立號裂布為旗祭
以嬰孩刻言某日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嘆以狂藥
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山中負薪炭者多被
迫脅不從即支解懸樹數華密令父老宗等以非佛
為名直入生縛之既平賜勅獎諭尋陞南京兵部右
侍郎再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地方請
設儀直欄湖開築高却湖堤凡便益漕綱者疏三四

上體貴親臣干請拒絕頃之督運入京諸大瑞批開
教華名因諸公送名習為教華各報之幣既連連
之曰幾誤平生吾素無內庭之交可自敗乎十四年
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八年陞刑部尚書教華
則介交素不輕言災來法奉公物望甚著與南中尚
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一時稱四君子其冬
召入為左都御史既至禁貪酷戒奔競縉紳凜然畏
之教華雖剛峻自處而愛惜人才持大體無路刻覈

正德改元 上初親理者八人政出閣寺科道官艾
洪等以為言 上下詔初責校華上疏請貸之頃之
英國公懋與諸大臣及給事劉謹御史朱廷敬徐銓
趙佑等交章劾瑾必寘之法 上曰朕自處之教華
上疏曰臣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詩曰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誠以居天下皆當嚴恭寅畏不可怠也
致治之盛莫過虞周虞氏統業萬幾周家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克艱厥后無敢戲豫是以神化

宜民耆智昭受天啟聖明聖神相繼太祖高皇帝
有言喪亂之源繇於驕逸太祖文皇帝有言天下
雖安不可忘危膺春運休有餘熙天戒孝宗皇帝
至德深仁上畏下憫方大有為而龍馭上非繼序不
忘寶在陛下大何憂伏以來宴樂逸游日昃儉士
政令與詔旨相違行事興成憲相乖以致上千天變
下洵人心臣等所職職而有慙言官所切忠而懇疏
者也今給事中龍御史廷杖等連章論列陛下但

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 陛下曰朕自
處置臣竊嘆之臣請言時政之弊四十萬庫藏已竭
而取必足數五七歲童子何能而招之勇士織造脩
笑又織造傳奉革天又傳奉鹽法方遣大臣整理而
太監果復奉帶引監地土方遣科道清覈而太監未
仍奏討回地管操太監何以教更鎮守而臣何為屢
換王欽鄧廣未嘗到部而甘寧監殄則政令紛拏常
經索取官庫而惟顧覓水手則弊端滋蔓國家大事

亡階也 孝宗朝寬仁弘恕戶部握天下利權奸黨
所萃挾勢行私不可殫紀少不如意殺辱繇之經一
按行祖宗成憲事所不可難成命已下抗疏力言關
官戚畹有請乞一切減罷 上雖不盡用因而裁之
屢災經為戶部寬逋緩征減省冗濫四方告灾必覆
奏蠲免每委官監稅恒以節愛為言課入多者與下
考異時苛切得名而寬平貽訕者其風為衰人謂宋
李沆不用新進士王旦念竭民力經撫之也太監李

廣以左道得幸既死上得廣舍中籍皆記中外饋
送而不得其主名上怒科道官通劾在位諸臣疊
置不問皆廷謝經獨上疏曰昨者科道官劾奏故太
監李廣并奔統李廣之人臣名亦與雖蒙恩不問實
含傷悲痛無以自明臣累取列聖起擢今秋受恩如
天惟有淬礪無負終始果若科道所言是事伏也是
禽獸也當自死滅奚待譴責且人奔統李廣者冀其
進言左右固春寵平陛下誠憶廣在時曾言臣否

更乞勅法司將廣家人嚴加鞠問必究薄籍所在臣
有遺廣即不須多但寸金尺帛便斬臣首宣示百官
果無干涉亦乞昭雪洗雪使天下曉然知臣非貪者
無恥之人庶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治令含污忍垢
苟就班行必將悲傷抑鬱死填溝壑目且不瞑蓋經
之自愛如此經於青臧近俾有所陳情既一裁以法
會有中官及部屬以言事獲罪經與同官疏抹數稱
藉甚而怨謗亦生十三年以星變乞休許之特加太

子太保賜勅給驛子月廩與隸命下達臣吏士相顧
失色下至民廝役駭愕惟問自公卿以至郎署乞留
者若干人數年之間中外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
餘疏前此未有也武宗嗣位起南京戶部尚書辭
不赴頃之丁繼母憂正德三年服闋改禮部復辭

上降勅即家起之至京疾作寓都城外上遣人慰
問賜玉帶及通鑑纂要比蒞事數月疾復作累疏乞
休乃許之復賜勅褒諭惟封三代月廩與隸視昔有

加經塔曹元時為兵部尚書留經暫駐京師以便醫藥明年乃行或訖其濡滯又明年卒贈太保賜諡文瑞命所部治塋諭祭經妻韓慈而知學子曾舉進士官尚寶少卿茅東陽銘經之碑曰國有世臣實稱濟美其最貴者尚書父子施何耿王維白及倪周氏其一化莫與齊

童軒鄆陽人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軒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南京雜貴民既為民

請命詔遣官賑之南京守條採辦翠毛魚鮑諸物以
萬計軒極言中止 英宗復辟上疏言弭盜安民救
事尤切特弊天順己卯以嫡母親歸艱闋改戶科給
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岳十數人特稱得士
憲廟踐祚軒首上疏言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
民謹邊徭 上優詔褒美未幾四川盜作命軒往撫
軒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
聞軒名羅拜乞生應慈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

賊首趙鐸扼撫旋叛軒偕鎮巡分兵勦捕躬冒矢石
斬獲無算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於軒
且議出師軒曰賊已平矣用出師不數日奏捷果至
猶坐言者摘浙壽昌令已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
為寬改軒僉事督雲貴掌政軒精於考校隨才造就
士風為變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己亥夏進
太常寺卿仍掌監事牧諭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
上命軒與之考論不合軒言其以小智亂成或宜下

之吏以正其妄從之癸卯春予告歸蕭然一室非知
舊不輕接納弘治改元會欽天監官以不職罷衆復
以軒薦命軒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軒言日食
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
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
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時蜀久旱軒至
雨亦隨足乃為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
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咸減軍糧恤撫賞非

計奏以四川官都銀布代之戎卒乃安軒復以其地
食遠變夷難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
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
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
州縣皆在萬山中閑堡於蠻夷共有害無利宜捐松
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閑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
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言三利盡一
以聞事下所司議行辛亥晉南史卻右侍郎甲寅夏

晉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上再四勉留勑力陳
數千言乞放歸里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

石廣書曰何成弘問之多君子也語云用大用其際
用人用其望成弘問國家閒擬謂非天之際乎乃群
賢輩起用當其才非所謂人望也耶司馬光傳曰中
國一相司馬四夷謦服況華夏乎乃諸君子不好大
吾功廉直而不平峻勁正而不執拘清慎而不狹削
和衷謀國卒致治平重熙累洽是豈一手一足之烈

也哉

西廡書

卷之七

重新刊傳

六

服地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七

明 鈞南張 岱著

吳張黃謝陳列傳

吳寬長洲人未冠入郡庠輩流方習舉業寬耽博覽
群籍為古文詞既累試不利而徐有貞識之有從有
貞乞墓誌者有貞曰子之求予誌而親也將榮之歟
抑求之歟曰苟能永之榮也人笑曰子其問之吳為
才年四十餘以歲貢貢入太學張汝弼從見而異之

時寬已絕意仕進陳運以提學御史識有負教遣入
試運得名成化壬辰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
撰寬即寓舍治園亭蔣花木朔退讀書其中良辰佳
節召客分題聯句怡然榮利之外彼選侍 孝宗東
宮宮中侍輩不欲太子近儒臣教移事間講讀寬率
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全
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日不過數刻况
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歌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

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就傳於外。庶人
且然，況有天下者乎？上嘉納。弘治十七年，孝肅太
后崩，議祔塋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廢后崩，中外
籍籍言周太后萬歲後塋裕陵祭。廢廟禮皆如道。
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
詔禮官議。議未能決，寬以掌詹事與議。衆從寬言，寬
出，揖衆議臣曰：「魯頌姜嫄，閼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
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

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
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
足為法衆議臣皆是寬言定議上 上喜曰大義深
思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先殿尋轉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入內閣掌誥制寬在位久中
外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邈徊不進顧寬意甚安之曰
吾始念固不及此及吏部尚書跌衆從屬寬寬亦固
辭年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慰留竟卒於官訃聞

孝宗震悼命有司治差諭於獲喪以還贈太子太保
撰文定寬為人恭靖淵穆不見同異立朝議論多依
忠厚與人言未嘗不批教當世之賢士為文章醇而
不佞則而能暢文師韓愈書法無執世人重之稱飽
唐先生至其處鄉里尤以厚德聞

張悅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居官奉職以不欺
為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收悅公法
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

無大罪既撤法弛之矣敢偽言以市恩聞者嘆服提
督浙江學政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
誰信我諸所請北訖不為動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
使朝覲時中官尚親在東廠刺事衆群趨其門悅獨
不往銘即之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悅之名益彰
尋爲工部侍郎 孝宗即位大臣相率上疏求去悅
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即弘治元
年遷禮部再遷吏部尚書正怒意氣相投深所倚信

當山構選衆議翁然稱平後任留都揆定簡靜上下
安之雖中官亦加敬禮守恪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
延悅賓上坐子弟問更加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
其為特所重如此平居謹畏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平
有定見未嘗以恩惠利害動心尚書王恕去位衆望
咸屬悅或言曰未有為之地若悅直視不吝其人愧
而退性素清約終始一節為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既歸杜門不出公私事一無所預覩時俗奢靡益崇

即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過
情雖新親不慳飯雖大客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
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黃孔昭故名惟以字行黃巖人今為太平人父瑜兵
部職方主事有才操死之日顏垣蕭然而已孔昭少
孤苦學與謝暉為好友讀書不事章句往往窮前人
所未至釋日見其進不可追也又善為詩自孔昭詩
出論者以為台州一時詩道中興有司以懷才抱德

辟不就乃有志用世自取科第舉天順四年進士授
工部主事進員外致文選推郎中同邑有李茂弘者
正統中郎考功靜退有守孔昭慕而推之以追其風
在職據法守例人莫敢干尚書有不行者或借孔昭
為辭舊時官吏部者率避形跡絕省候孔昭獨開門
延賓諮訪人物疏註儲備才具地望參伍薦進雖小
官卑職亦未有滯而不用用而未竟者即文選凡十
五年人謂開門文選謝錫時過孔昭望之見其喜則

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進也擢通政
司右通政歷工部右侍郎弘治中卒嘉靖中謚文毅
自北昭卽文選之後而泉州人黃河清正德中能繼
之特人爲之語曰興選何軒軒前有黃天台後有黃
清源孔子備舉進士其孫綰嘉靖中以議大禮進
仕至禮部尚書別見

謝鐸浙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
修英宗實錄成化九年被旨校通鑑綱目上疏言

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勅
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
目自隨矣 帝嘉納之北席入冠拜復上言違事言
今月十四日閣臣時亨造中書舍人詢迺到論西北
脩造事宜狀令臣等撰列獻納臣實驚下下識世務
竊惟論天下之事有從其本有就其末言本者迂而
寔切言事者急而寔迂臣竊古今極理勢盛有其本
而不見其末者矣未有為其末而無其本者也臣惟

先王馭戎之道來則禦戰去則守脩而已所以守而禦之者惟在設險而險必因天地之自然臣謹按夷狄之衆未有甚今日我險阻之得亦未有過今日者也內則東而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為城幹外則東而女直毛憐北而朵顏迤北而哈密吐蕃莫不奉貢來朝願比侯服獨河西一方近失報援伏為窟穴是四肢無恙一指不信然數年以來民疲兵困卒未能據此克服以

底成功抑有說焉天生大河以限關輔而受降東勝
又大河諸難也夫此則河固不可守況又大河而通
守延綏榆林數千百里之內其為能及益事要夫受
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事要以求之救接不通而
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勝則
大同以西之策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況自延
綏徑榆林以至事要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二
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而老羸半之是

以求則自孤山栢林諸堡入中則自平薨懷遠諸堡
入西則自靖遠清平諸堡入又西則西塞諸處直抵
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諸處直抵回原以
至土門塞門山城崩城諸處我險無可據而虜人無
所不可入至於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漠水小高
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又為難矣朝廷為膠套
之策直以饒運之難重勞民力疑而未決至往者奴
營之舉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虛張冒賞

而已曾未聞既舉之後所以守禦長久之計是徒激
怒虜人以發其復寇之心而已幸而宋社有靈虜近
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政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
夏以為東西之援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國初東
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杜形勢內以河曲為室家使
道路則視昔為減而險阻則視昔為多道路減則我
易號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進退而奔突
之氣沮策之上也不然則藏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

列於前諸路之衝而以重兵屯宿於延綏環慶固原
諸處以備策應嚴援以伐賊謀所為盡地而守而敵
不與我戰亦其次也至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卒其
本則在廟堂之上臣聞擇將不可以不精任將不可
以不專馭將不可以無法今也輸錢諧價交結保舉
若晚唐之憤帥可謂擇乎左監右督中可乙否可謂
任乎戎虜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冒校緣以濟極
品假蹇退托誅罰不聞可謂馭乎此弊不能用將也

戰沒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朝廷克捷者士卒而功
賞悉歸於權勢糧有尅減之暴月有解納之需恣心
忿氣充塞胸腹而不可得使遠民不畏寇虜而畏官
軍官軍但聞增歛之實不聞退縮之誅甚至繫殺無
辜灌虐良善歸心憤氣凝滯眉目而不可得用習山
川之利懷骨肉之恩耐寒好勇陝西土兵可用也始
而調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矢無久戍之苦有安土之
便輕陰狎戰山西民壯可用也始許為民終永為軍

失其信矣此弊不能養兵也脩造莫要於屯田而饒
沃或兼併於豪強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歛或奪於
私差輸納或脇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困以侵
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動為姑息如是而兵食困矣
脩造莫要於漕輓犂金駝帛日滂月增上以輸閔中
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
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
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軍而兵食又困矣有

權鹽之法養兵之永利也率賣商以侵利於商賈而
公家不享其寔有需爵之令用兵之權也名爵虛受
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脂膏以養兵
而兵未嘗飽塗兵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凡此皆
非虜之能敵我而我自敵焉者也猶未也間有以交
易茶馬賊殺其人者笑間有因貢使入境掠換其馬
者笑武夫俗流出疆撫諭頑較白丁重譯接伴此皆
易以開邊疆之弊啟夷狄之侮臣以為今日邊事壞

極笑譬如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不交病雖有虛扁
華佗卒難措手獨調攝元氣以壯腹心然後剪腸滌
胃期於大收恬眩之效此其悖移蓋在聖心陛下
誠敬守此心無怠無荒慎用此心悖德允元而涵養
此心使宿德大人得以輔導放汰奮如需寔明如日
月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歛以藝費出以經罷廟塔
之奉絕恩幸之濫杜私門之竊省坐食之冗以大寬
造稅以大足造儲凡以設施注厝於閑傲夷狄之間

者皆周詳精密如在堂上之上夫如是則臣所謂本也臣雖至愚周思極慮禦戎之道寔莫過此進侍講入預經筵丁內艱去 孝宗嗣位用廷臣言起原官修 憲宗寔錄錄據事直書於汪直王越開道事書之不諱進而京國于監祭酒上言六事其一言孔廟從祀請進楊時而黜吳澄等以師道難盡復請致仕家居十年論薦益多給事中吳霖請訪求儒臣有彷彿程頤朱熹者以釋名上吏部擬北祭酒 上特陞

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即家起之釋再疏辭使
者再至李來陽遣釋書曰日者制章一入遂契宸衷
平后未嘗周旋疏牋動輒顧注而聖心明睿記臆姓
名特加優擢出於常格朝野竦然謂數十年僅見
上方有寤寐英賢之意先生不幡然就道何忍負之
釋乃行既至謂求退得遂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
職不許十六年轉通鑑纂要以釋為潤色官乃論點
晉陽胡元之統識者建之大宅顧從美徐悲籍之公

修治此廢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資其賻此所建
白皆師古義屹不可移以疾乞致仕去館諸生詣闕
留者千人正德三年會推舉用事場令致仕卒贈尚
書謚文肅卿人方孝孺項貞氏族沉鬱百年鮮不避
忌諱收綴遺文行於世所著有續西山讀書紀伊洛
淵源續錄四子釋言赤城志方石文集數種

陳壽江西新淦人成籍遼東年十三選充衛學生益
務樹立雖家故貧甚落落自豪三舉不過見大人道

弓弊幕欣然有懷故疆場之事多所討論遍歷宣大
閬西諸鎮欲持戈建功名積二年伏劄歸遼左理舊
業成化乙酉領山東鄉薦壬辰成進士擢戶科給事中
奉勅閱視邊防巡牧馬草場有貴璫挾老奸侵剋
無算力請置之法時昭德貴妃寵冠後宮其兄弟萬
選輩縱妻出入掖廷勢撼京師中官梁芳輩結妖僧
繼曉干悅國是中外洶々皆獨抗疏論之被逮繫詔
獄賴憲宗感悟釋復其官孝宗登阼上封事指

斥貴近一無所避及三原王端毅柄政銓府薦補大理寺丞劉文穆在內閣素忌之諷御史論寺不請別名端毅具疏力辨竟格內旨調南京光祿寺少卿久之陞南京鴻臚寺卿庚申北虜大節化榆林守巡敗績太宰倪文毅薦寺詹都巡撫其地至則先仔叩陳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分布兵馬為十路各定却署使策援軍勢大振虜分兵侵執躬探甲冑為將卒先已而諸酋率精兵四十萬壓境衆請撤軍避寺不可

令各路進兵迎敵虜帳里許堅壁持之寺從容麾指
飲食如無事虜疑引去邀擊虜首一百七十級俘獲
連馬牛羊器械無算捷聞 孝宗初褒賜賚優渥駐
延綏積戰馬三萬足月省費二十七萬地方幾危獲
安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常有賞壽曰吾
子弟素業耕讀豈指方馬不許歟亥滿九載陞南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德初逆瑾竊柄矯勅令鈐束
臺官不得妄言朝廷政事聞讀畢壽正色諭十三道

曰言路其可闕乎值南京臺諫以言事忤瑾捕逮寄
上疏論採不報尋罷歸瑾復搜別前任事械繫下獄
諷所司文致罰米三百石輸居庸監禁追納貧不能
完瑾誅獲釋陝西鎮守太監廖堂怙勢恣張人人重
足立吏部尚書楊一清起尋巡撫尋至陝堂畏歛戢
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陝人德之比去泣留擁輿移
日不得行乙亥進南京刑部尚書題疏九上得致仕
貧不能歸流寓南京卒無以殮行路嗟嘆壽性孤特

不踰軒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直言無隱惟不著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願可輕耶大學士楊文舉謂有趙清猷之清張忠定之定且稱為儒將又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笑

石匱書曰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譬如夏月之蛇

見冰集則殭死冰未嘗攝之使殭也而蛇不能自治
則梁列之氣有以大服之也吳文定諸君子其氣霸
靈固亦夏月之冰也乃婦寺權奸嫉之苦之黨翔之
而卒不能害之者其亦長蛇自殭之理也小人故多
術乎哉